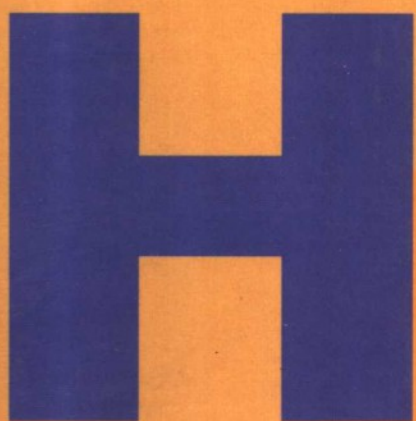


HANYU YUFAHUA YANJIU

汉语语法化研究

吴福祥 主编



商务印书馆

汉语语法化研究

吴福祥 主编

商 藏 書 館

2005 年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语法化研究/吴福祥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ISBN 7-100-04391-3

I. 汉… II. 吴… III. 汉语—语法—研究—文
集 IV. H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058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HÀNYǔ YǔFǎHUÀ YANJIÚ

汉语语法化研究

吴福祥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7-100-04391-3/H·1101

2005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

定价: 22.00 元

目 录

“语法化”研究综观	沈家煊	1
《虚化论》评介	孙朝奋	19
论汉语的语法化问题	刘 坚	35
汉语的语法演变		
——论语法化	贝罗贝	44
汉语语法史中几个反复出现的演变方式	梅祖麟	73
语法化程度的语音表现	江蓝生	90
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		
.....	刘 坚 曹广顺 吴福祥	101
“抽象原则”和“临摹原则”在汉语语法史中的体现		
.....	蒋绍愚	120
谈实词的虚化	解惠全	130
试论汉语动态助词的形成过程	曹广顺	152
论汉语实词虚化的机制	洪 波	168
汉语“才”类副词共同的语法化方向	李宗江	179
汉语“被”的语法化	张洪明	190
汉语能性述补结构“V 得/不 C”的语法化	吴福祥	219
某些具有[±给与]意义动词的语法化	徐 丹	245

[形容词+不了]格式的认识情态意义	柯理思 261
赋元实词与语法化	刘丹青 292
无定式把字句在近、现代汉语中的地位问题及其 理论意义	陶红印 张伯江 323
指示词“这”和“那”在北京话中的语法化	方 梅 351
论与汉语副词相关的虚化机制 ——兼论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分类与范围	张谊生 380
后记	吴福祥 409



“语法化”研究综观^{*}

沈 家 煊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一 什么是“语法化”?

“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通常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称之为“实词虚化”。例如汉语“把”、“被”、“从”等原来都是有实义的动词,现已虚化为介词。介词属于虚词,西方叫功能词(function words)。虚化有程度的差别,实词变为虚词是虚化,虚词变为更虚的成分(如词缀和屈折形态)也是虚化。西方人也承认,“语法化”这个概念最早是中国人在 13 世纪就提出来的,元朝的周伯琦在《六书正譌》中说:“大抵古人制字,皆从事物上起。今之虚字,皆古之实字”(郑莫、麦梅翹编 1964, Harbsmeier 1979)。欧洲到 18 世纪才有法国哲学家 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 最先指出动词的屈折形态,如时态标记,是由独立的词变来的。因此 Matisoff(1991)认为,grammaticalization 用汉语表达就叫“虚化”。

* 本文原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 年第 4 期。

这当然有道理,不过“虚化”主要是针对词义的变化由实而虚,西方已有“semantic bleaching”、“semantic weakening”这样的名称。“语法化”一词则偏重于语法范畴和语法成分的产生和形成,例如主语和宾语这样的语法范畴以及主格和宾格标记这样的语法成分是如何产生的?因此“语法化”的范围似乎比“虚化”广。Hyman (1984)曾把“语法化”限定为语用法(pragmatics)经过约定俗成变为语法的过程。也有人把“语法化”的范围扩大,如 Levinson (1983)的定义是“在语言的词汇、词法/句法、语音等方面用编码来区分语义”,但这样的定义并不通行。

二 为什么又重视“语法化”研究?

作为语言研究的一部分,语法化历来属于历史语言学的范畴,直接跟研究语言的演变相关。19世纪它是历史比较语法学家关注的现象。Bopp(1816)举出印欧语中许多实词虚化的例子,认为这对原始语言的构拟至关重要。Schlegel(1818)的观点是,虚化,如指示代词变为定冠词,数词“一”变为不定冠词,表“有”的动词变为完成体标志,这都是为了加快语言交流的速度。Humboldt (1825)提出语法形式产生和形成的四个阶段,并将这些阶段跟他的语言类型学说(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联系起来。A. Meillet 堪称现代研究语法化的先驱,他在《语法形式的演化》(1912)中不仅使用了 grammaticalization 一词,而且提出三个值得注意的观点:一是由虚化产生的新的语法形式会引起整个语法系统的变化;二是语法化是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虽然也可以分出阶段来;三是虚化的程度跟使用频率成正比。Sapir 在《语言论》(1921)里谈到词

义虚化时指出,“形式比它的概念内容存活得长久”,这已经触及了语法化的一条重要规律,即形式和意义演化进程的不平衡(详见下)。

为什么近些年来语法化又重新成为许多语言学家关注的问题呢?这跟20世纪70年代以来语言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原因大致有三个。一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生成语法都把语言看做一个自足的系统,然而语法化现象却表明语言并不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它跟语言外的因素,如人的认知能力密不可分。例如,“她在厨房”和“她在做饭”,“在”由表空间引申为表时间,而不是相反,这是人的认知总是从空间转移到时间的规律在起作用。二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从索绪尔开始严格区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但实际上有许多共时现象离开了历时因素就解释不清。例如现代汉语语法中的介词,有些是较地道的介词(如“从”、“被”),有些带有很强的动词性(如“到”),有些则介于两者之间(如“给”),离开了汉语介词历史上都由动词虚化而来这一事实就无从解释。原因三是建立在真值条件上的语义学无法对语义现象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I see the cat on the mat”,“I see what you mean”,两个“see”之间并没有什么共同的“客观的”真值条件。“看见”是视觉神经的反应,“懂”不一定依赖视觉,一个蒙住双眼的人仍然可以说后面那句话。但是为什么“see”可以有“懂”的意思,“kick, sit, smell”这些词就没有呢?如果不从词义的虚化或引申规律上来考虑也不会找到答案。

20世纪70年代以后重新兴起的语法化研究把重心从历时转向共时,也就是想用语法化来解释共时平面上过去难以解释的现象,于是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在长期分离之后又开始结合起来。Givón(1971)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今天的词法曾是昨天的句

法。”意思是说,要了解一种语言现在的构词法,就必须了解这种语言早先阶段的句法。非洲的班图语族,现今的句法是 SVO(主动宾)词序,而在词法上有些动词有宾格前缀(OV)。事实证明,这种词法上的 OV 顺序是这类语言早先 SOV(主宾动)句法的残余。现代英语 nut cracker, truck driver 这样的复合词也反映了英语在历史上曾经有过 SOV 词序的阶段。Givón 后来又提出“今天的句法曾是昨天的章法”,下面还要详谈。Li & Thompson(1974)用动词虚化为介词的过程来说明,现代汉语 SVO 和 SOV 两种词序并存的现象并不是共时平面上的变异(variation),而是历时平面上演变(change)的结果。当 $SV_1 OV_2$ (如“醉把茱萸仔细看”)句式中的 V_1 (把)虚化为宾格标记时,SOV 结构就产生了。Lehmann(1982、1986)侧重于在共时平面上如何确定语法化的程度深浅,他还从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的角度探讨了语法化的条件和制约因素。这些都是把研究的着眼点转向共时平面的典型例子。

三 两条主要的研究路子

虽然研究的目的是要解释共时现象,但语法化本身却是个历时过程。研究这个过程有两条主要的路子。一条是着重研究实词如何虚化为语法成分,另一条着重考察章法(discourse)成分如何转化为句法成分和构词成分。前者偏重于从人的认知规律来探究语法化的原因,后者偏重于从语用和信息交流的规律来探究语法化的原因。先谈前者。

Anderson(1971)和 Lyons(1977)都认为空间概念是最基本的概念,因此语言中表示空间的词是最基本的,它们是派生其他词语

的基础。派生是通过隐喻(metaphor)或引申从空间这个认知域转移到其他认知域,如时间域、目的域,等等。例如“在”这个词,在“她在厨房”中代表空间域,在“她在做饭”中代表时间域,在“她喜欢做饭,不在吃而在消遣”中代表目的域。这种学说叫“方位说”(localist hypothesis 或 localism)。Heine 等人(1991)则认为,作为语法化的“输入”成分,空间词语还不是最原始的,人对自己身体部位的认识才是最基本的参照点。例如“人心向背”、“门脸儿”、“报头”、“山脚”、“圆心”这样的词语表明,前后上下中这样的空间概念是从“脸、背、头、脚、心”这些身体部位引申出来的。这种学说可叫做“人类中心说”,一切都是从人自身出发,引申到外界事物,再引申到空间、时间、性质等等。从认知出发研究语法化的还有 Sweetser(1990)。

第二条研究路子的代表人物有 Givón(1979)和 Hopper(1979)。他们针对“先有句法后有章法”的一般观点,提出“先有章法后有句法”,也就是说,语法成分是篇章成分“句法化”的结果。例如 Hopper 认为,句法中的时态标记就是如此。拿完成体标记来说,它包含的完成概念是在叙述过程中为表示事件前连后续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它最初是个章法概念。Hopper & Thompson(1984)的研究表明,语言中普遍存在的名词和动词两大范畴产生于叙述过程中两个最基本的章法功能,指称事物和述说事件。Givón 用确凿的事实论证,“主语”这个语法范畴是由篇章里的话题(topic)演变而来的。“Mary, she drives me mad.”这句话里, Mary 是话题, she 复指 Mary。在不少语言中,相当于 she 的代词逐渐变为黏附于动词的词缀(Mary she-drives me mad),最后又缩略成与 Mary 一致(agreement)的形态标记,于是主语这个范畴就

诞生了。

其实这两条路子是有联系的。章法成分的句法化往往伴随着虚化,如上例中复指代词进一步虚化为形态标记。认知原因和语用原因也不易分开。从认知上看,虚化是从一个认知域转移到另一个认知域,但这种转移往往是由语用原因触发的。以时间域向原因域的转移为例:

(a) I have read a lot *since* we last met. [时间]

(b) *Since* Susan left him, John has been very miserable.

(c) *Since* you are not coming with me, I'll have to go alone. [原因]

在(b)这样的上下文里,“*since*”有了“先发生的事是后发生的事的原因”这一隐含义,在(c)里这个隐含义已变成约定俗成的意义,从而完成了时间到原因的转移。

四 “语法化”有哪些规律?

Hopper(1991)曾列出语法化的五条原则(以下 1—5 条),我们参考其他文献再补充一些,归纳如下。

1. 并存原则 一种语法功能可以同时有几种语法形式来表示。一种新形式出现后,旧形式并不立即消失,新旧形式并存。例如古汉语里表示假设的连词有“如、若、苟、为、假、设、诚、使”等十多个,都由不同的渠道虚化而来(解惠全 1987)。现代汉语里表示被动的“被”字产生于战国末期(王力 1958),至今仍和后起的“叫、让、给”等字并存。并存原则造成汉语历史上虚词繁复和分歧的现

象。

2. 歧变原则 一个实词朝一个方向变为一种语法成分后,仍然可以朝另一方向变为另一种语法成分,结果是不同的语法成分可以从同一个实词歧变而来。例如拉丁语动词 *habere* 在法语里变为将来时后缀 *-ai*(*je chanterai*),该动词又朝另一方向先变为动词 *avoir*,最后变为完成态助词 *ai*(*j'ai chanté*)。

3. 择一原则 这条原则与并存原则成互补关系。能表达同一语法功能的多种并存形式经过筛选和淘汰,最后缩减到一二种。举例来说,表示最小量的词语常跟否定词连用,表示全量否定,如“一步不动”、“一点不吃”、“一字不识”。在法语历史上,类似“一步”、“一点”的词有 *pas*, *point*, *mie*, *goutte* 等多个,但最终只选择了 *pas* 虚化为真正的否定词(*je sais pas*), *point* 只能算半个否定词(可以说 *pas beaucoup*, 不说 *point beaucoup*)。古汉语中许多并存的同义虚词到现代汉语也所剩无几了。

4. 保持原则 实词虚化为语法成分以后,多少还保持原来实词的一些特点。虚词的来源往往就是以这些残留的特点为线索求出来的,残存的特点也对虚词的具体用法施加一定的限制。例如,古汉语表示假设的“使”只能用在句首,如“使武安侯在者”,不能说成“武安侯使在者”。原因在于连词“使”来自动词,而动词“使”后面一般是要带名词宾语的(解惠全 1987)。

5. 降类原则 如果把名词、动词看做主要词类,介词、连词、助词等其他词类看做次要词类,那么实词词义的虚化总是伴随着词性的降格,即由主要词类变为次要词类,或由开放的词类变为封闭的词类。其实这也不算上一条原则,因为“虚化”的含义就是如此。

6. 滞后原则 这条原则 Sapir 早已提及。虚化表现在语义和语形两方面,语义的虚化包括泛化、简化、抽象化等,语形的变化是由大变小,由繁变简,由自由变为黏着。这条原则就是说,语形的变化总是滞后于语义变化。其结果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词多义,即同一个词(形)既表实义又表虚义。

7. 频率原则 实词的使用频率越高,就越容易虚化,虚化的结果又提高了使用频率。从分布上讲,虚化的程度越高,分布的范围也就越广。有人作过统计,斯瓦西里语里已经虚化的词全部属于最常用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 278 个词。但这并不等于说凡是使用频率高的词都会虚化,这种非洲语言中“看”、“去”、“说”等最常用的词都没有虚化,这说明使用频率不是语法化的惟一原因。

8. 渐变原则 语法化是个连续的渐变的过程,Meillet 早就指出过这一点。上文讲到 since 由时间向原因转移,也说明了这一点。再举个更明显的例子,英语“be going to”由空间向时间转移:

(a) Are you going to the library? [空间]

(b) No, I am going to eat. [意图][时间][空间]

(c) I am going to do my best to make you happy. [意图][时间]

(d) The rain is going to come. [时间]

如果光看(a)和(d),这是空间和时间之间的转移,好像是顿变,但是插入的(b)(c)表明这种转移是逐渐发生的。只要有足够的上下文,还可以在(a)和(d)之间插入更多的意思稍许不同的“be going to”,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可以在一种新的语境里引申出一种新的意思来。Schlesinger(1979)做过一项实验,发现英语的“with”由

表示伴随(go with me)到表示工具(strike with a hammer)至少经历了 10 个连续的阶段,相邻两个阶段的意思只有细微的差别。这条原则意味着,一个词由 A 义转变为 B 义,一般总是可以找出一个中间阶段既有 A 义又有 B 义,如上例中的(b)既有空间义又有时间义。

9. 单向循环原则 单向原则已包含在“实词虚化”的定义中,相反的方向,虚词实化,又叫 degrammaticalization,不能说没有,但极为罕见,如英语的 bus 一词来自拉丁语 omnibus 的词尾-bus (与格复数)。问题是单向演化的结果会造成语言中的虚化成分越来越多,语言成分无限止地变得越来越虚。于是又有人提出语法化的循环性,一个成分虚化到极限后就跟实词融合在一起,自身变成了零形式。具体的循环模式如下:

自由的词→黏附于词干的词缀→与词干融合的词缀

(→自由的词)

这使人联想起语言类型学上的循环说,即分析型转化为综合型,又转化为屈折型,最后又向分析型转化。Givón(1979)根据他的“章法成分句法化”和“句法成分词法化”的思想又提出一个循环模式:

章法成分→句法成分→词法成分→形态音位成位

→零形式(→章法成分)

由词缀向零形式转变,在印欧语中不乏其例,汉语的例子有名词词尾“儿”,这个词尾大多已跟它所依附的词根合并为一个儿化音节。例如,“女儿”中的“儿”还是复合词的一个语素,“孩儿”中的“儿”已变成一个音节的韵尾了。DeLancey(1985)指出,循环演变在藏缅语族中相当普遍。如在拉祜语里,là 是个独立的动词,相当汉语“他跑着来了”中的“来”。là 先变为半独立的动词,相当“跑来跑

去”中的“来”，然后又变为轻声词缀 la，相当“看来”中的“来”，最后又缩略为前一音节的韵尾-l，如 Newari 语的 wal(来)来自 *wa+la(走+来)。

五 如何判定“语法化”的程度？

要在共时平面上判定一个成分语法化或虚化的程度是高是低，一个重要的依据是看它在历时上形成的时间先后，因为按单向原则，语法化总是由实变虚，由虚变得更虚。比如，我们知道英语历史上先有表时间的 since，后有表原因的 since，我们就可以判定后者的虚化程度高于前者。在缺乏历时证据的情形下也能判定语法成分虚化的程度。已有不少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范围内建立起一些语法化程度的等级。Diehl(1975)将广义的空间关系分出四个等级，其中“社会空间”的语法化程度最低，最高的是“逻辑空间”。四种空间关系都是以“自我”为参照点：

社会空间(我) > 物质空间(这里) > 时间空间(现在)
> 逻辑空间(在这种情形下)

Lehmann(1983)将各种语法格排列成一个虚化等级(自左向右由低到高)：

工具/伴随/方位 > 处所 > 与格 > 宾格/作格/领格
> 主格/通格

比如说，工具格的虚化程度低于与格，与格又低于宾格，可拿汉语介词为证：表工具的“用”动词性最强，表与格的“给”次之，表宾格的“把”动词性最弱。语法格的各种表现形式也可以排列成一个等级，语法化的程度越高就越倾向于采用形尾和零形式：

词汇形式(>副词)>介词>词缀/形尾>零形式

例如在乌拉尔语族中,表“伴随”格的各种形式同源,在有的语言(如芬兰语)中是后置介词,在有的语言中已虚化为名词后缀,在有的语言中则已变为高度虚化的形尾。如果我们将以上两个与语法化相关的等级结合起来考察,就可以作出如下推断:如果一种语言有一种语法格是零形式,那么这种格是主格或通格;如果还有一种语法格是零形式,那么这种格是宾格、作格或领格,依次类推。这样的推断似已得到广泛语言的验证。

Heine 等人(1991)将语法化看做若干认知域之间的转移过程,他们把各个基本的认知域排成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的等级:

人>物>事>空间>时间>性质

这个等级的前半部分(由人到空间)是实词变为虚词的过程,后半部分(由空间到性质)是虚词进一步虚化的过程。如他们调查的非洲语言中,表“家”或“村庄”的事物名词虚化为表处所的介词,这是前一过程;表处所的介词又虚化为表领属关系的词缀,这是后一过程。

Traugott(1982)将 Halliday(1970)区分的三种语法功能排成一个语法化程度由低到高的等级:

概念功能>语篇功能>人际功能

例如英语 while 一词在古英语(hwilum)表示“有时”,只有概念功能,在中古英语表示“当……时候”,既有概念功能又有语篇功能,到近代英语表示让步,就有了人际功能。

在共时平面上判定语法化程度,可依据的标准大体可归纳为:

- 1)与人有关的低于与人无关的;
- 2)表空间的语法成分是语法成分中虚化程度最低的;
- 3)三维(空间)低于一维(时间),一维低于零维

(原因、方式等);4)特殊低于一般,如“工具”(特殊)低于“方式”(一般);5)与名词有关的低于与小句有关的,如介词低于连词。这五条也只能说个大概,还有哪些标准,标准是否处处灵验,都还有待深入研究。

六 “语法化”和结构层次变化

语言结构的层次就是结构内部“直接成分”(IC)的切分方式。语法化往往引起结构层次的变化。Langacker(1977)把结构层次的变化分为三类:1)取消分界(boundary loss);2)改变分界(boundary shift);3)增加分界(boundary creation)。头两类变化跟语法化关系密切。例如英语指示代词 that 虚化为连词的过程就伴随着分界的改变:

(a) I say that; he comes.

(b) I say that he comes.

举一些汉语的例子。取消分界的情形最多,例如现代汉语的双音副词“好像”来自“状语+动词”的结构“好像”:他们两个长得好像→刚走的那个人好像我哥哥→他好像有个哥哥在东北。表示程度的副词“好”意义虚化,最后消失,“好”和“像”之间的分界也随之消失。又例如助动词“情愿”原先是个主谓结构:“情愿,替娘娘受苦。”这里的“情愿”是主谓结构,“替娘娘受苦”是个追加语。这种句式用得多了就变成“情愿替娘娘受苦”,“情愿”变成了一个双音助动词,在句法平面上“情”和“愿”的分界消失。取消分界可用公式“A|B→ $\widehat{AB}$ ”来表示。

改变分界的情形也不少。例如“上”由动作动词虚化为趋向动